

54758

1264  
43

女王威士忌

MARTINE MONOD

▲ Le WHISKY de la REINE

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

Paris, 1954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小說描寫了二十世紀前後，英國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兩代婦女所遭受的悲苦命運，和她們所走的道路。曼麗是一個天真善良的姑娘，由着母親擺佈，嫁給了一個陰險勢利的商人，受盡壓迫，可是沒有勇氣反抗，悲慘地死了。她的女兒安娜蓓爾在十六歲的時候，也同樣被迫着違反自己的意志，去嫁給一個工業巨頭——七十歲的老頭兒，但是她敢於反抗惡勢力，在新婚那天出逃了。她得到朋友的幫助，來到美國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和她的愛人一起拍攝了反戰的影片，受到人民的歡迎；一方面，却引起了統治階級的恐怖。帝國主義份子開始對他們進行迫害。但是他們始終不屈不撓，堅持真理，以興奮的心情迎接蘇聯偉大十月革命的消息。

現代文學譯叢

# 女王的威士忌

法國 摩諾著

周仰煦譯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# 女王的威士忌

著者 摩 諾

譯者 周 仰 煦

---

分類. 文學·藝術—小說

書號. 111 字數. 187 000

開本. 762×1067 1/25 印張. 19  $\frac{4}{5}$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9 000 冊

1—9 000

定價 一元一角四分

(進口紙本)

---

出 版 者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

總 經 售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

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

毛華成印刷製版所製版

新中央印刷所印刷

上海康定路一五八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

安娜·懷特的爲人，有很多地方，跟人家不一樣，譬如說，她絕不隱瞞自己的年齡，如果有人問她幾歲，她就會告訴你，她在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日生於倫敦；然後，就會抬起頭來，用極傲慢的態度向那個詢問她的人說：

「怎麼樣？我掃了你的興嗎？」

她最討厭那些憑世俗習慣來衡量事物的人；這些人總是憑製造的地方和年份來辨別酒的好壞，總是憑簽字來鑑定畫品的高下，總是根據年齡來判斷一個女人。

她出世時第一聲啼哭就是一種堅強的呼號，這一聲呼號是從她母親的樓房裏發出的；樓底下，是她父親馬丁·懷特的店舖子。她父親是一個帽商，靠了這店舖出了名，發了財。一塊招牌上寫着：「真正不列顛的帽子」。它的陰影籠罩着這又深又暗的舖子。店裏有一個受盡壓迫的夥計，像「兔子爲眼鏡蛇服務」那樣「熱忱」地工作着。馬丁·懷特把這個夥計監視得好緊，他的目光落在人的身上，自有一種力量，叫人恐怖。

櫥窗的兩端，各裝置着一塊狹長的鏡子。女人們走過，都要對它瞟上一眼。有時她們停下來，在鏡子前拍拍頭髮，對自己的影兒微微一笑。但一達到馬丁出現在門檻上時，她們便立刻斂住笑容，匆

匆走開了。有時，他的視線盯着她們，她們感覺到了，發慌了，脚步就不穩起來了。

他舖子裏生意非常興隆，凡是人們想像得到的各式各樣的帽子，他都有得賣，而且備貨都極其考究。因此，他的銀行存款就有規律地膨脹起來。

馬丁·懷特結了婚，生下安娜蓓爾這個孩子來。這婚姻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

馬丁到了三十五歲，很有意思娶個太太，可是老沒機會。不錯，他有錢，而且外表看起來也挺正派。但是他總有些兒令人生畏。姑娘們在他面前，會不知其所以然地戰慄起來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他總得娶一個閨女啊！

曼麗·凱納第是個十六歲的姑娘，長着一頭金黃色的髮髮，性情溫柔，天真爛漫，毫無心計。她信奉上帝，每天朝晚，都要做一次禱告。在有月亮的晚上，她把鏡子放在枕頭底下，說是可以在夢中見到未婚夫。她的臉長得柔和而美麗。她在一隻小箱子裏緊鎖着一本日記簿，在每一頁上，她用「崇高」這個字眼，也只不過四次。而且又在每一個形容詞下面，都劃着一條條的線。⊖

曼麗莫名其妙地投入了馬丁的懷抱，她的母親包辦了一切；凱納第太太並不特別比人聰明，只是她有自衛的本能。在安娜蓓爾的記憶中，她是一個有點兒憔悴，有點兒可笑，不大爲人注意的老太婆。這記憶並沒錯誤。不過這只是她外祖母的一面，她還有不讓人看到的另一面，她性格殘酷，這就不是安娜蓓爾所知道的了。由於她外祖母是這樣一個人，所以和馬丁談得來，共同完成了對雙方都有

⊖ 在字下劃綫，表示重要，就像我們在字旁加圈，加密點一樣。這裏形容曼麗心地單純，對於她所聽到讀到的種種美好的事物，抱着絕對的信仰。

利益的計劃。

正因爲曼麗方當荳蔻年華，逗人喜愛，不由得教她母親恐慌起來。這好像你經心刻意地佈置了一所房子，原來住得很安逸，却忽然間出了事，使你的安樂窩變成一座紙牌搭成的堡壘，搖搖欲墜了……曼麗準會是這樣一個禍根；結果，她母親趕忙把她配給了馬丁·懷特。

結婚那天，在新郎新娘交換戒指的時候，凱納太太回憶起自己的婚事來。她本來是色塞克斯地方的維魯皮小姐——不知怎樣，這使她不由得感覺到有點兒驕傲——她嫁給漂亮的達尼埃爾·凱納第。他那銀灰色襖子的光彩可真亮，亮得叫她的眼都發花，叫她再想不到其餘的事了。達尼埃爾·凱納第錢雖少，主意却很多，他說他曾經到處旅行過，東西半球上最尊貴的太太們都愛憐他，就是外國朝廷裏面，也只憑他一句話，雖說他目前偶然失意，可是總有一天會發大財的。他叫他親愛的太太暫時委曲一兩個月，將來如果她高興的話，她可以睡在一張金鋼鑽石的床上。

可是年青的凱納太太並不稀罕什麼鑽石床，只要一家生活不成問題，她就滿足了。事實上不論凱納第怎樣出主意，他的願望始終沒有實現過。

達尼埃爾·凱納第一開始，從事繁殖一種大型青蛙；他勤讀英國報紙，看到法國人拿青蛙做食品，就相信這奇特的民族每天都吃這東西，因此將在空前的短時間內，來把他的青蛙購一空。結果他這事業失敗了。倒霉的達尼埃爾·凱納第手裏還有二萬五千個蝌蚪毫無出路。青蛙又這樣會叫，累得他長期頭痛，不得安寧。這小小的失敗並沒教他因而就灰了心，他再接再厲地又搞了幾種生意：一種用來出口的滅蠅紙，一種文學報紙，一個出售婦女緊身帶的舖子，和一種治胃病的特效藥。

在這一切變化中，凱納第太太只想怎樣能養大她的女兒，漸漸地和她丈夫疏遠了。後來凱納第被忍無可忍的債權人的告了一狀，給押進了監獄，她這才張開了眼睛；她以前怎樣崇拜她的丈夫，現在就變得怎樣看不起他了。在她面前的是一只空空的銀箱，一個嗷嗷待哺的女孩，還得爲她的將來作一個打算。她可真要十分操心了。

她必須採取一種方法來應付環境，她選擇了羅馬人的作風，表現出勇敢的美德。在一般人看來失敗者的妻子要不是促使丈夫失敗的因素，她就是一個犧牲者。凱納第太太懂得怎樣恰如其份地扮演一個犧牲者的身份，大家同情她，請她訴述她的不幸，她都舉止得當，知道如果在人家裏訴苦經的時候，眼淚滴落在茶杯裏，這可不大雅觀，所以她只把眼皮稍微潤濕一下，拿出花邊手帕這麼輕輕拭了幾下，這樣，人家要討厭也不討厭她了，本來可憐她的，就更覺得她可憐了。她深深知道啜泣和哭紅了鼻子是不會得到人家長久的同情的。

她可憐的丈夫只管冒險，結果使她只落得在這茫茫的倫敦城內到處奔走。幸而她很快找到了有利的社會關係。她憑她的見識，闖進了教會人士小資產階級的圈子內，無疑的，這圈子內的人最能體會得到她的遭遇。在他們看來，凱納第太太是應該受救濟的一份子。人家樂於爲這種人行些善事，並且自信決不會做錯。

她這樣耐心，又這樣不辭勞苦，不怕得不到果實。一天，她在朋友家吃飯的時候，感動了在倫敦近郊主持男生寄宿小學的巴萊牧師，他答允讓她擔任這宿舍裏的舍監。從此她不用爲麵包問題發愁了。恰巧凱納第先生很知趣地在這時候死去，一切問題就一下子都解決了。



牧師收拾了一個很舒服的地方給她和她的女孩子居住。巴萊牧師有時晚上走進這小住所來，簡單地說：『我想看看你記的帳。』『可是帳簿在我的房間裏呢。』她回答。於是兩個人就一同走開，單留着曼麗安靜地，規規矩矩地在那兒做她的數學習題。

曼麗十六歲生日的那一天，吃過慶祝的晚飯，牧師像慈父般寵愛她，叫她坐在他的膝上，再三說道，她是長大了，真長得很大了。凱納第太太在旁邊看着他們倆，一言不發，這天晚上就轉輾不能入睡，心中總覺得不是味兒；第二天清晨，她決定把女兒趕快嫁出去。

就是這樣，馬丁·懷特娶到了一個比他小二十一歲的女孩子。

在結婚的前一晚，曼麗對她的丈夫已經很害怕了；婚後的第二日，簡直對他發生了恐怖。最初的幾天——或是最初的幾個月吧——她像犯了罪似的責備着自己，爲什麼看見丈夫就要恐怖呢？後來她對丈夫比較有些認識了，她詫異自己爲什麼不恨得他厲害些？

關於道德觀念，馬丁·懷特認爲，外揚的醜行是最大的罪惡，其餘一切總是可以通融的。照他私下的看法，在大街上和姑娘接吻，比在地下室內破壞她們的真操更下流。所謂道德，主要是一點兒不叫人家知道，等到一種過失宣揚開來，那才是過失的開始。只要牆壁是不透明的，那麼人家在牆後做什麼勾當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房幃之間該是最隱祕的地方了吧？可是瞞不了太太。曼麗看透了這位勤去教堂、在商界有地位、道貌岸然的懷特先生的另一面。每到晚上，她就想自殺，第二天早晨，她又想去殺死他。她絕望到了這一個地步，自己不會生育兒女，反而覺得高興，因爲這樣就可以叫馬丁絕嗣了。

馬丁方面，對她那單調的肉體很快地就感到厭倦了，反而不如一個不知姓名的、水性楊花的職業賣淫婦能叫他滿意得多。

結婚後的第五年，曼麗發現丈夫稀有的接觸居然產生了果實——她將要做母親了。她痛哭了好幾次，以後沉入了冥想狀態，好久好久，她面部居然第一次浮現出像是微笑的影子來。

她不能長時期的隱瞞這事實，馬丁知道了，也發生一種微妙的情緒，這未來的孩子也使他發生幻想。他想：這個男孩子——一定是個男孩子——將來要做我的活肖像，我的學生，我的朋友，我的繼承者。我要叫他「達維」，要請最好的醫生來接他出世，等他長大了，要送他到最漂亮的學校內，跟英國那些最受人注目的高貴青年來往。他悄悄地定了一塊新招牌，漆上「真正不列顛的帽子。懷特父子公司」。

叫曼麗吃驚的是丈夫現在一下子又把她看成了一件無價之寶，他把一切希望完全寄託在她身上。她也想到這次的分娩。她改變了以前不要生小孩的成見。生下來無論是男是女都好，這是對丈夫以前冷淡她的報復。可是現在馬丁却使她難以瞭解了。她不懂這顆冷酷乾枯的心怎麼會一下子熱情奔放起來。她不知道馬丁也把這孩子看成一種報復品，他黑暗的靈魂，會把天大的喜事看作報復的工具。

不多久，夫妻間談起話來了，這是從來未有過的事。馬丁說話向來只是命令人家，或者中傷人家；至於曼麗呢？只說幾句非說不可的話。在雙方期待「達維」出世的時候，似乎一切都變了個樣子了。最後，他們的關係竟然帶上了一層親密的色彩。他們夫婦間的關係儘管惡劣，但是看來還有和好的可能。有了孩子做橋梁，相互仇視的夫妻可以變成同心合意的父母。曼麗給了馬丁一個兒子，馬丁

就可以赦免她以前由於她而所受到的一切損失。

小孩出世了——是一個女孩子。

## 二

孩子受了洗禮，由母親作主，取名安娜蓓爾。父親並沒表示可否。說到父親，聽他家當時的女僕苦芮士·克拉克說：這位先生受到了打擊。克拉克太太具有科學的頭腦，因之她的談話也帶點兒科學化。她說：「這位可憐的先生，全身完全「顛倒」過來了，足部的血液上衝到了頭部，那腦筋教血液這麼一衝，就麻痺不靈了。同時，頭部的血液下降到足部，使兩腿加緊了「速度」。這兩重現象充分說明了，孩子是生下來了，那做父親的却並不見得快樂。

基本上，克拉克太太的話並沒說錯，女兒的出世的確弄得馬丁失魂落魄。現在孩子的名字是「安娜蓓爾」，不是「達維」了，以前一切的計劃都落了空，他滿想借達維來報仇，現在曼麗會用安娜蓓爾來做報復的工具了。這件事真可惱。當他等待孩子出世的時候，他在客廳裏踱來踱去足足踱了七個鐘頭。蒲萊醫生跑進來，興沖沖地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先生，你添了一位千金啦。」他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，停了一會，才喃喃自語道：

『一個女孩子，一個女孩子……』

『一個強壯的女孩子呢，』醫生提高了聲氣說，『出世五分鐘的嬰孩，再沒有比她更美麗的

了。」

「一個女孩子！」馬丁又重複說了一遍。「你準沒弄錯嗎？」

蒲萊醫生驚奇得氣都透不過來。再說，這一切都教他掃興。懷特先生的舉動太不像一個英國年青父親應有的態度了。照理，在一個小孩出生的時候，一般英國年青父親的感情的表現程序是：舉目向天，謝謝上帝，把他親愛的太太抱住，緊貼到他健壯的胸口上，惋惜他的丈母沒福能參加這喜事，接着開一瓶白蘭地酒請客。然後抱起嬰孩，鄭重地希望他將來做事對得起祖宗，決不做出——噢！決不可以——一個規矩的基督徒所認為羞恥的事來。這一連串不同的動作做完了，英國年青父親就會得輕微地開一點玩笑。然後儘量喝他的白蘭地酒。但是馬丁·懷特並不這樣做，非常奇特的一動也不動，相反的老是向地上望着，漸漸地他的嘴唇上稍微露出一點笑容，這可使醫生越來越不安了。

「親愛的先生，鎮靜一點吧！」醫生用他最熱心的口氣說着。「不要着急，第一個孩子出世總是一件大喜事。啊！你真是一個幸運的傢伙。」

馬丁不再聽下去了，他不能分析也沒法控制他一肚子的氣惱；他只能感覺得到，醫生所說的話像從一個無窮遼遠，和馬丁毫無干係的地球上發出來的，他只覺得一下子跌落到一個深淵裏，在他急劇下墮的過程中，其餘的一無所知，只知道有人在陷害他，而這一切完全是吃了曼麗的虧。「這筆賬要問她算回的！」他突然喊出了這句話。

說完，他就走出去了。

醫生不喜歡不習慣的場面，這種暴風雨般的憤怒真使他難以應付，他寧可對付一次難產。後來他

模糊地猜到，在馬丁的喊聲以及走出中，正是一齣可怖的悲劇在展開着。他走進曼麗休息着的房間裏，面色顯得沉重，看見苔芮士·克拉克正在曼麗身旁把嬰孩包起來。

『馬丁沒有跟你來，他不願意看見他的女兒，』曼麗說。

曼麗這樣洞悉馬丁的心理，真使好心的蒲萊難受。他自己的太太是一堆肥肉，一團和氣，跟他夫唱婦隨，十分幸福。所以看到人家夫妻關係不好，總使他非常難過。偏是由於命運的捉弄，他接了這麼多的生，自己反沒有一個孩子。在他看來，馬丁·懷特的態度是特別叫人吃驚。可是他唯一的責任是在照顧產婦。他結結巴巴說道：

『懷特先生正在休息，他，感動極了……』

『不，沒有感動，發怒了吧。』曼麗打斷了醫生的話，說。『你說謊的本領不大，好醫生，我對我的丈夫認識得很清楚。』

聽曼麗的口氣這樣有把握，醫生沒法跟她分辯，只好默默無言。苔芮士·克拉克乘這機會大談起男人經來，特別拿她的兩個丈夫做天下男人的例子。她的第一個丈夫最貪吃餡餅，就爲了這毛病，再也顧不到六年的恩愛夫妻，終於跟一個燒菜的女人逃走了。『而且這個女人還長了一頭紅髮呢——我說她「紅」，還是本着基督徒的慈悲心，實際上她的頭髮倒有點像胡蘿蔔的顏色——憑這就可以證明，我們自以爲認識男人了，然而天下再沒有比男人更會變心的東西了。再說我的第二個丈夫，他的事也可以作證。他看中了馬戲團裏的幾個走鋼絲的姑娘，就變了心，上天懲罰他，他後來在愛丁堡被馬戲團的象踏死了。信不信由你們，他這個人一看見了耗子都會害怕，死在象腳底下也夠他受了。』

這些不幸的回憶使這位好太太好不悲傷。他把嬰孩望床上一放，拭了拭眼睛，似乎氣糊塗了似的，順手把一杯給醫生預備着的糖酒，一口吞下肚去了。

外邊，夜霧迷漫，倫敦變成了一個塞滿着棉絮的城市。大霧把聲音悶住了，教街景變成了幻形，朦朧的光亮好像是水底的月暈。整個倫敦猶如沉入海底一樣，來來往往的路人好像不熟練的游泳者。百葉窗雖然緊閉着，窗帘也拉攏着，爐火正在熊熊地燃燒，可是大霧無孔不入，從門窗隙縫裏鑽進來，從壁爐煙突裏侵襲進來，哪怕燈光的明亮和壁爐的熱度，也不能把這水蒸氣驅除。

安娜蓓爾小拳頭握得緊緊地，翹起着一叢叢細髮，睡得又甜蜜又規矩，她算完成了她生命中第一件大事——出世。現在她決定在人世生存下去，哪怕在黑暗裏，有一個陰險的角色——她的父親——要想害她。

直到第三天，凱納第太太才由巴萊牧師陪着，來看她的外孫女。她當時一聽到這消息，先是暈厥了幾次，然後只顧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她的情緒變得這樣緊張，害得她的旅行準備拖延了好多時候。爲了怎麼也不讓小寶寶受到感冒，她預備了各式各樣的絨線衣服，裝了好許多厚布袋。可憐那牧師捐着這許多布袋，身子都彎下去了；他胳膊下又夾了一箱科林斯葡萄乾，凱納第太太憑着只有她個人知道的理由，認爲這種葡萄乾是產婦所少不了的補品。

他們的行李——還要加上衣箱一只，雨傘兩把，棉被一條和食物一籃——累得他們在開往倫敦的火車中，受到了不中聽的閑話。車子上幾個沒有禮貌的傢伙談話中隱約提到了搬場車子的用途，並且對於科林斯葡萄乾的功效大大地表示懷疑。聽到了這許多粗魯無禮的話，勇敢的牧師搬出上帝的懲罰

來恫嚇其中的一個，甚至於拿教士的身份，要使用雨傘來執行這懲罰。那個無禮的人起來反抗，把教士一拳打倒在絨線衣服堆中。凱納第太太急得禱告起上帝來了，隨手就把裝滿食物的籃子用力擲在那人的頭上；籃內的雞蛋破了，那人立刻變成了一塊煎蛋。他大喊大叫，說是被人「暗殺」了。這一下，引得鄰廂的旅客都把頭伸出門簾，問他們在鬧什麼。「讓上帝來懲罰他吧！」凱納第太太傲然地答覆。可是一個不信什麼上帝懲罰的先生，寧可選擇了人世的權力，把車子的警鈴扯了一下。因此還沒有脫離煎蛋外形的無禮小子，和被打倒之後頭腦還沒完全清醒過來的牧師，受到了鐵道公司職員的一頓教訓，還分担了一筆很重的罰金。其餘的旅程總算是在極端和睦的空氣中完成，雙方都在指摘英國鐵道公司的壞處——共同的仇人，可使敵對的人們站上一條陣線，這不是一句空話。

旅程中這許多插曲，使凱納第太太原來的緊張情緒更加緊張了。當她跑進她女兒的家裏時，曼麗正抱着嬰孩，她把孩子老是撫摩着，好像始終懷疑這孩子的存在；她一接觸了這塊肉，這個溫暖的小寶貝，就有了特殊的感覺，再沒有什麼東西能比這小孩更可愛，更需要保護了。安娜蓓爾張大了口啼哭起來，沒命地尋找她母親的奶頭，然後住了哭聲，吃起奶來；樣子極貪婪，引人好笑，也逗人喜愛。她有時張開了驚異的眼睛，聳一聳鼻子，就安然睡去，保持着人家放下她時的側臥姿態，一只端正的小耳朵露出在繡邊胸布的外緣。

凱納第太太的身軀俯靠着產婦的臥床，後面跟着牧師，在這完全屬於女性的氣氛中，他有些兒不自然，連走路也踉起了足尖。苦芮士·克拉克有時也能簡單地說明事情；她在領導客人上樓梯的時候，已經把話都說了出來。馬丁也恢復了他日常的生活作風。他在帽舖內掌管着錢櫃，責罵他的夥

計。鄰居們在恭喜他添了一位千金的時候，他老是面無笑容。曼麗生產後沒有見到過他，他也沒有去看過他的女兒。

凱納第太太對女兒的婚姻沒有一點兒懊悔。馬丁會怎樣對待他的女人，她早就担心了，但是她還是很放心，認為無論如何馬丁是不會毫無顧忌地拋棄他的女人，因為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會把公眾的輿論置之不理。而公眾輿論是不會容許他在添了小孩之後，長此悶悶不樂的。她回憶到不幸的達尼埃爾，她總以為一個女人嫁了有錢的丈夫之後，什麼罪也都能受了。她能夠想像得到這樣一個丈夫可能搗很多的鬼，但是不致於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。然而她始終不了解她的女婿。

『馬丁總是有點兒古怪！』她對她的女兒說。

『是呀。媽媽！』

說一聲『是』是最簡單的，這樣也就可以省得作進一步的解釋了。

凱納第太太原打算在倫敦住三天，却不料在到達的當天晚上就被逼得非走不可。經過的情形很簡單。

『我相信，』這位好太太說，雙腳放在壁爐前的鐵架上，『我應當跟你的丈夫好好地談一下子。』

『那就談吧，』一種冷酷的聲音回答她。

曼麗禁不住要喊出來，本能地把手伸向搖籃。馬丁·懷特在房門口站着。

『我的上帝！我親愛的馬丁，』凱納第太太嘆出口氣來，說道，『讓我鎮靜一下吧！你出現的方



式多麼奇特呀！人家還道是一個幽靈在顯形呢。是不是，牧師？」

牧師也覺得馬丁的出現確實太奇突，雖然他一生中從沒見過一個幽靈怎樣顯形——儘管是他這一生光陰完全放在研究神學和思想上——他也認爲如果真有幽靈顯形的話，那末跟馬丁的那種形狀決不會相去太遠的。

說實話，馬丁·懷特真有一點陰氣森森的樣子。曼麗的手始終把嬰孩遮着；她只是覺得說不出的恐怖。她丈夫瞅着她的那股勁兒中，自有一種令人恐怖的神情，叫她想要大聲喊叫起來。

「魔鬼是有的，」她突然轉念道。

「總算你來了，馬丁，」她喃喃地說道，「你累我們等了這麼多時候。」

「是呀，曼麗，我來了，」他回答道，「你們等我個正着。」

他走近搖籃，把太太的手拉開，細瞅着安娜蓓爾。

「她在這兒呢，她……」

凱納第太太的心境恢復得很快。等到她確信她的女婿並不是從地獄中出現時，她重又記起了她早已預備好的一套婉言相勸的話頭了。她這番話中，包含着很多崇高的名詞，家庭的愛啊，婚姻的神聖啊，她那做母親的心啊，冷淡的「箭袋」發出了遺棄的「箭」啊——這最後的一段是牧師的意思。

啊！馬丁可並沒讓她說到底，就連「母親的心」那一段也沒讓她說到。當她說到最感人的地方，馬丁就嚷道：「夠了！夠了！」

「怎麼？」凱納第太太回答。